



世纪文库

中国古代文学史 讲义

傅斯年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

傅斯年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/ 傅斯年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8. 12

(世纪人文系列丛书·世纪文库)

ISBN 978-7-80678-952-0

I. 中… II. 傅… III. 文学史—中国—古代 IV. I2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21452 号

责任编辑 阙 政

技术编辑 丁 多

装帧设计 王晓阳

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

傅斯年 著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 × 965mm 1/16

印 张 12

字 数 127,000

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78-952-0/I · 205

定 价 22.00 元

出版说明

《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》是傅斯年一九二八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的讲稿，原有傅斯年本人的“拟目”，但讲稿未按“拟目”全部完竣，现存尚有缺略。

此次将《讲义》收入“世纪文库”予以出版，除仍保留原著者的“拟目”以供读者参考外，另按原稿现存篇名列出新目；原稿有目无文者不列入，有文无目者则予增补；原稿阙文者仍其旧，并加注以释。另外，由于傅斯年著作年代较早，其用词遣句有与现代文法不合之处，现为保持其原著风格、样貌，不作处理，特此说明。

目录

拟目及说明 / 1

叙语 / 7

泛论 / 12

思想和语言——一个文学界说 / 12

语言和文字——所谓文言 / 16

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/ 35

文人的职业 / 40

史料论略 / 49

论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之成分 / 61

诗部类说 / 78

风 / 79

雅 / 86

颂 / 88

最早的传疑文人——屈原、宋玉、景差 / 99

楚辞余音 / 102

贾谊 / 109

儒林 / 117

《诗》 / 118

《书》 / 120

《礼》 / 122

《礼记》 / 123

《乐》 / 137

《易》 / 138

《春秋》 / 139

《隐公》/140

《论语·孝经》/143

五言诗之起源/166

论五言诗不起于枚乘/166

论五言诗不起于李陵/168

论五言诗不起于一人/171

我们宜注意下列几件事/173

附录：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/176

拟目及说明

泛论

- 一 思想和语言——一个文学界说
- 二 语言和文字——所谓文言
- 三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
- 四 文人的职业
- 五 文学的环境“全”的意义
- 六 文体之演化
- 七 文人的天才
- 八 工具的 and 艺术的
- 九 论文艺批评之无意义
- 十 翻译
- 十一 史料论略
- 十二 泛论中国古代文学

第一篇 殷商遗文

- 一 汉文起原之一说
- 二 殷文书之直接材料
- 三 殷文书之间接材料

第二篇 著作前之文学

- 一 殷周列国文化不是单元之揣想
- 二 西周的时代

- 三 周诰 金刻文附
- 四 泛论“诗”学《周颂》附韶武说《大雅》
- 五 《小雅》和《鲁颂》《商颂》
- 六 三百篇之文辞
- 七 《周易》
- 八 何为“东周” 东周的分期
- 九 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和《国风》
- 十 “史” 断烂朝报的春秋观
- 十一 私家记言文的开始 《论语》
- 十二 《国语》 记事文的开始 附论《文侯之命》及《秦誓》
- 十三 不风不雅的诗体 由老子到荀赋
- 十四 子家与战国的时代
- 十五 不著述的子家分论
- 十六 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著录秦前文籍表及考证存疑
- 十七 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问题 《竹书纪年》问题附
- 十八 方技书
- 十九 最早传疑文人 屈原、宋玉、景差
- 二十 著作之开端
- 第三篇 著作大成时代**
 - 一 论荀卿
 - 二 秦皇与李斯“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”
 - 三 论汉承秦绪
 - 四 黄老刑名阴阳五行儒术之三角的相克相用
 - 五 楚词余音

- 六 上书和作赋
- 七 贾谊
- 八 汉赋体之大成
- 九 《吕览》之续《淮南子》
- 十 西汉盛时文人在社会中之地位 以东方朔、枚皋为例
- 十一 儒林
- 十二 汉武帝
- 十三 司马迁
- 十四 五言诗之起源
- 十五 汉乐府
- 十六 刘向
- 十七 扬雄
- 十八 所谓古文学
- 十九 泛论八代之衰

这一科目里所讲论的,起于殷周之际,下到西汉哀平王莽时。别有补讲若干篇,略述八代时新的方面,和唐代古今文学之转移关键。

这样断代的办法,或者需要一个很长的解说,才可不使人觉得太别致,但将来全部的讲义写完,才是把这样断代的意思写完,现在只能说几句简直的话。我们总不便把政治的时代作为文学的时代,唐朝初年的文学只是隋朝,宋朝初年的文学只是唐季,西汉扬子云的古典主义和东汉近,反和西汉初世中世甚远;东汉的文章又和魏晋近,和西汉远。诸如

这样,故我们不能以政治的时代为文学的时代。若不然者,不文的汉高祖,成了我们分别时代的界限,岂不支离?即便把秦始皇之年作为断代所据,我们也还免不了感觉秦之李斯实是战国人,战国之荀卿却实是在思想上为秦之开端者,即汉代初年吴梁诸王客依然是战国风气。文学时代之转移每不在改朝易代之时,所以我们必求分别文学时代于文学之内,不能出于其外,而转到了政治之中。以这层意思为标准,则我们断代的宗旨如下所说。第一,以自殷商至西汉末为古代文学之正身,以八代为古代文学之殿军者,正因周汉八代是一线,虽新文学历代多有萌芽,而成正统大风气之新文学,至唐代方才见到滋长。例如从韵文一边说,七言诗,新乐府,绝句,词,曲,杂剧,传奇;从散文一边说,文言小说,俚言小说,以开宋之平话,明清之长篇小说者,又若纯在民间的文学,如流行的各种唱本弹词(这些里面尝有绝好的文章,惜未整理过,我们现在看去,觉得披沙拣金之苦),乃至尚未著文的传说歌曲。或者我们将来得见的材料多了之后,也可以在八代中为这些东西找到一个远端绪。不过这些东西,除七言及新乐府以外,到底在八代后才能大体滋衍,至少我们现在所得见到之材料如此。使近代文学成就得以异于古代者,是这些东西,不是八家的古文及其继续者,摹拟八代的五言诗、西昆、西江、三杰、前后七子等等。因为学古文摹古诗至多做到了古人之后劲;若新的端绪,新的生面,必用新体,必有异于古的感觉及理想,方才可以别开世代。我们既以这些色彩标别近世,则古代断代应在唐世。时间是自然的,断代是不自然的,所以不同世代的换移,尝经好几百年,才见得完全成

就了。若果有人问我们断自何年,我们只好说无年可断。分别时期之时,还应标明时期不能分别之意。

至于以古代文学之盛,断自哀平王莽,而以其下之八代为“乱”者,乃因周秦西汉是古代文学的创作期,八代之正统文学则不然(此处所谓八代指东汉至隋,西汉不在内。苏子瞻称昌黎“文起八代之衰”者,正如此意也)。扬子云而前,中国只有文学,没有古文,虽述作并论,究未若东汉魏晋六朝之正统文学中典型观念之重。八代的东西若不是有自民间而上达的五言诗及乐府,和佛教的影响,恐怕竟没有什么可以说是这时候自己创造的东西;而骈文律诗,都是典型文学中(俗译古典文学)之极端趋势,翻新花样而已(骈文律诗之为典型文学,待后论)。骈文家之李申耆固认八代为周汉之流裔,而古文家自韩退之而后,都抹杀八代,八代之所以为八代,与其所以不为周汉者,正以他实自周秦盛汉出来,而不能平空另起一线(五言诗等除外,但五言到晋宋以后,典型既成,与文同趋矣)。试看自扬子云开始,求整,用古,成为文学之当然风气。文章愈趋愈骈,直到庾子山晚年的赋,唐四杰的文辞,差不多是一个直线。若长篇著作,也是愈后愈觉形式先于骨肉,在文风上都是向“文笔”之分一个作用上进化。我们可以说这是进步,假如我们欢喜这个;也可说是每况愈下,假如我们不欢喜。转看周秦西汉,头绪繁多,作体自由,并不见有限制自己的典型。以这个理由,八代但可为周汉之殿。

至于周秦西汉之中,又分“著作前”“著作大成”两时期者,乃因春秋及战国前半之文书,官籍而外,记言而已,方技

而已。虽国语在这个时期内成就,但这书究竟还是记言文之引申,敷衍文词者多,记录成事者少,当不同于楚汉春秋之多历史性质。若诸子之文,前期但记言,至荀卿吕不韦韩非等方才据题著文,抽象成论(《史记》明谓荀吕等始作)。且著作前期有文学而无文人,“奚斯颂鲁”之说,既不尽可靠;《小雅》中又只有一篇标作者。楚词宋赋既不消说是和汉赋为一气,而远于战国前半的文学,且又是指名作者之文学;著作出来,文人出来,自然必是开新世纪的事。

不过我们究竟不要把分期一件事看得太固执了,譬如八代为周秦西汉文学之殿,本不能包括五言诗而论,即盛于唐代的七言诗也是造胎于八代的。由一个观念可以这样分,另由一个观念可以另一样分,这里分时期本不是作科学的计量,只是愿将一切看来好像散漫的事实,藉一种分时期法,略使我们看得一种比较扼要的“视线形”(Perspective)而已。

十六年十月拟目,十七年十月改订

叙 语

诸君研习文学，第一要避免的，是太着重了后来人的述说、批评、整理的著作，以及叙录的通书，而不着重原书。诸君假如仅仅细心的读完了一部书，如《诗经》，或《左传》，或《史记》，或一大家的诗，都比读完一切近年来文学史的著作好；又如把楚词的章句故训详细校读一遍，自己会有一种见解，便也用不着别人的教科书。所以文学史之用，断不是以此代替读专书，恰恰反面，乃是刺激人们去分读专书的。不过，我们虽知道专书的研究是根本工夫，而但能分读专书不知联络的人，也常常免不了“鄙陋”，把这个名词翻成近代话，“乡下人气”。所见不广，不知道文学因时因地的变迁和联络，就要“坐井观天”了。讲文学史一科之意就是这样。

我们写文学史时，最简单的办法，是把诸史文苑传及其他文人传集起来，加上些别的材料，整理成一部郑夹漈所谓通志中之一志，这样子的一个“点鬼簿”，不是不可以做的，也可以做得很精细的。或者把各时代的文学评论集起，依时排列，也可成一部很好的记载。不过，我们觉得文学之任务当不止于这样编辑的工夫，我们现在的要求是以讲说引人作学问，不是修书。一时想到，作文学史应该注意下列三项工作。

第一,因为文学史是史,他和史之别的部分之分别,乃因材料不同类而分开题目去作工:要求只是一般史学的要求,方法只是一般史料的方法。考定一书的时代,一书的作者,一个事件之实在,一种议论的根据,虽是文学史中的问题,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。若是我们把时代弄错,作者弄错,一件事之原委弄错,无限的误谬观念可以凭借发生,便把文学史最根本的职务遗弃了。近代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,开创于赵宋(说详后),近三百年来成绩很大,最近二十年中,尤有若干新观点,供我们这一项的考定知识之开拓。这一类的工夫是最根本的工夫,即是我们谈文学史的第一个要求,若这一条任务举不起来,其他的工作没有附丽的所在。

第二,我们看,若干文体的生命仿佛像是有机体。所谓有机体的生命,乃是由生而少,而壮,而老,而死。以四言诗论,为什么只限于春秋之末,汉朝以来的四言诗做不好,只有一个陶潜以天才做成一个绝无对偶的例外?为什么五言起于东汉的民间,曹氏父子三人才把他促成文学上的大体制,独霸了六朝的诗体,唐朝以后竟退居后列,只能翻个小花样呢?为什么七言造胎于八代,只是不显,到了李杜才成大章法,宋朝以后,大的流变,又穷了呢?为什么词成于唐,五季北宋那样天真,南宋初年那样开展,吴梦窗以后只剩了雕虫小技呢?为什么元曲俗而真,粗而有力,盛明以来的剧,精工上远比前人高,而竟“文饰化”的过了度,成了尾大不掉的大传奇,满洲朝康熙以后又大衰,以至于死呢?为什么屈宋词赋变到成了汉朝的大篇章之赋遂没有了精神呢?就是这些大文体,也都不像有千年以上的真寿命,都是开头来自田间,

文人借用了,遂上台面,更有些文人继续的修整扩张,弄得范围极大,技术极精,而原有之动荡力遂衰,以至于只剩了一个躯壳,为后人抄了又抄,失去了扩张的力气:只剩了文字上的生命,没有了语言上的生命。韵文这样,散文也一般,详细的疏证,待“文体”一章说。这诚是文学史中的大问题,这层道理明白了,文学史或者可和生物史有同样的大节目可观。“把发生学引进文学史来”!是我们工作中的口号。

第三,文学不是一件独立的东西,而是时代中的政治、思想、艺术、生活等等一切物事之印迹。世上有限于一时代之文学,假如他里面的质料和感觉是只属于这一时的;有超于一时代之文学,假如他里面的质料和感觉是超于这一时代的;但断断没有脱离了时代的文学还能站得住。古文有脱离时代的要求,古文便没有生命。所以文学不能离其他事物,独立研究;文学史上的事件,不能离其他事件,单独推想而得。“灵魂在一切事物中,一切事物之全即是灵魂”。文辞中的情感,仿佛像大海上层的波花,无论他平如镜子时,或者高涛巨浪时,都有下层的深海在流动,上面的风云又造成这些色相,我们必须超过于文学之外,才可以认识到文学之中,例如屈宋文辞,出产于楚国的世代,汉朝词赋只是吴梁武帝诸朝廷的产品,齐梁间的文华形成俚体,北地的壮风振作唐代的文学。唐诗宋诗题目不同,唐诗的题目到北宋中期后进到词里面,而所谓宋诗者,另是一套题目;正因为唐代文人多是中朝闲散之人,或是持节大夫之客,所以除杜韩若干大家自己为自己作诗以外,多是寄托于卿相的华贵生活中之装饰艺术家。宋代文人的生活独立些,于是题目因生活而不同,感

觉之界，因题目之不同而又不同了。又若很小的事，如读一首小诗，每觉映射世代之远大，即如唐人绝句：

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
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

在唐时安西万里，征戍者有此情感，这诗自是最真的诗。设若在现在人作来，便全无意义了。又如初唐律诗：

卢家少妇郁金香，海燕双栖玳瑁梁。
九月寒砧催木叶，十年征戍忆辽阳。
白狼河北音书断，丹凤城南秋夜长。
谁谓含愁独不见，更教明月照流黄。

这诗正基于隋唐东征的事实，府兵家庭的情景，俨然画出初唐人的情感，题曰“古意”，实是今文。诸如此类，文情流变，与时代推移，是我们了解文学与欣赏文学中之要事。这是我们的第三要求。

现在不是著一部文学史，乃是把一部文学史事之卮言写下来，作我们后来回想的资料。中国古代文学史所包含的时代恰恰有无限的困难问题，非我们现在的能力所能解决，且现在我们所及见的材料正也不够供我们解决这一切问题的。我的“卮言日出”，非供诸君以结论，乃赠诸君以问题，有时或觉说的话仿佛徘徊歧路，毫无定见样的，这正因为我们不便“今日适越而昔至”。且把一切可能的设定存在心中，随时推

端引绪,证实证虚。假如这些问题刺激得诸君心上不安宁,而愿工作,以求解决,便达到这讲义的目的了。“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”,愿同勉之。

十七年十月